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本刊特別啟事
凡本市城內訂閱或送閱各戶、均交由本院出版物發售室按期派役專送、如有遺誤擱汙、(以中縫一摺爲原則不令多疊本市以外由郵寄者不在此例)請逕電本院發售室、(東局一六〇九)或函知本院秘書處查究、注意爲幸、

本院理事黃膺白先生

宋鈞窰花盆及盆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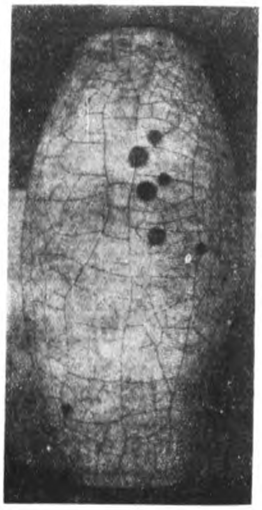
清宮史訓諭選錄(續)

雍正九年八月初九日、上諭近來爾太監等、私下相聚、未嘗不圖歡笑、及見主上時、便似拘束太苦、全無和顏悅色、若以此爲恭敬、甚屬錯謬、爾等嚴傳以後若是不改、定將有心如此者、處分幾人、令衆人各知改悔、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上諭爾等敬聽朕之諭旨皇考大事、朕五內崩摧、所仰恃者、惟皇太后、著傳諭侍奉太監女子、及內外一切太監等、各處執事之人、盡心竭力侍奉、務要皇太后寬心、此卽是爾等出力之處、凡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閒風妄行傳說、恐皇太后聞之心煩、皇太后仁慈撫愛朕躬、聖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間、豈有不告之理、但朕與諸王大臣所辦政務、外人何由而知、其應奏聞母后者、早已奏聞矣、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后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 若少有違、關係甚鉅、重勞皇太后聖心、於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閒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卽爲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係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專責、幷令知之、

(接閱第二版)

宋哥窰橄欖瓶



清乾隆銅胎琺瑯器

（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宋蘇軾次韻秦太虛詩帖

（宋四家墨寶之八）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人將蟻動作牛鬬我覺風雷眞一噫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壞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佯聾故作嘲詩窮險怪須防額癢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上諭論內務府總管太監等、尊卑有一定之體統、上下有不易之禮儀、自宜循分遵行、豈容稍有僭越、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况朕八旗滿漢舊人甚多、豈盡得如太監等日覲天顏、出入內廷乎、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凡諸王大臣、皆國家屏藩輔翊之人、爾等尋常接見、自應恭謹盡禮、豈得與奉旨宣諭時、一様舉止乎、至內廷阿哥等、我朝舊制、無論王公大臣、俱行跪見請安之禮、惟有親伯叔行、乃免跪見、至尊重也、何况爾等微末太監、諺云、一歲主、百歲奴、上下之分秩然、豈得以阿哥等年尚沖幼、遂爾怠忽耶、即如蘇培盛、乃一愚昧無知人耳、得蒙皇考加恩、授爲宮殿監督領侍、賞賜四品官職、非分已極、乃伊不知惶愧感恩、竟敢肆行狂妄、向日於朕兄弟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莊親王幷坐接談、毫無禮節、莊親王總管內務府事務、凡內廷大小太監、均屬統轄、而蘇培盛即目無內務府、獨不思莊親王乃聖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帝之弟乎、昔者塞思黑之子弘晸、（接第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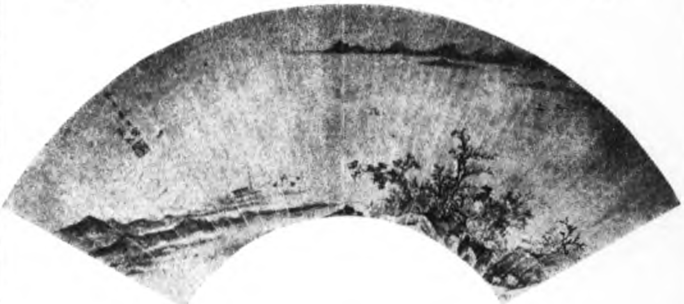
宋韓祐螽斯綿瓞（無欵原標簽題）

韓祐、石城人、紹興畫院祗候、善寫生小景、師林椿花鳥草蟲、

明章汝端竹石（小傳未詳）

明董其昌行書扇　(小傳詳前)

明吳令山水扇



吳令、字信之、號宣遠、又號幻䍦、吳人、工花卉翎鳥山水、絕似元人、

呼魏珠爲伯父、皇考曾嚴切敎訓、此風不可長也、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洲清晏瞻禮時、値蘇培盛等在彼飲饌、伊等不但不行迴避、且復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復在九洲清晏用飯、夫阿哥等固一時失於檢點、而蘇培盛狂妄驕恣、公然與皇子等並坐而食、似此種種悖亂、不可枚舉、此皆朕躬所親見者也、再張爾泰從前亦甚驕縱、及獲罪革退之後、見朕弟兄、猶敢竟行執手問詢、不法如前、此二人之行止、如皇考察知、自必早行懲治、決不姑容也、至如張起麟、乃效力最久之人、年已老邁、見朕弟兄、猶必長跪請安、不敢怠忽　或我輩賜坐、伊必叩頭席地而坐、此宮中太監所共見者、至今思之、殊可憫念、陳福、李英、暨王常貴、張玉柱、向曾屢奉皇考訓旨、傳諭朕躬及和親王等、設有嚴飭敎訓旨意、必皆正顏厲色、告誡周詳、毫無瞻顧之私、甚合大體、及至尋常進見、則復敬謹小心、周旋盡禮、設伊等彼時傳宣諭旨、而稍有曲意迎合、不顧體統之處、朕必鄙薄而問其罪、旨復肯加恩任用乎、蓋傳旨有傳旨之體統、而自見有自見之體統、此四人者、較之蘇培盛、張爾泰、何啻天淵、今朕紹登大寶、恐太監之風漸熾、故降旨訓諭、想蘇培盛等、此時必心懷憂懼、與其憂懼於今日、何不敬謹於當時、朕今即將蘇培盛問以不敬之律、未爲不可、即揆之於理、亦未爲過當、然朕君臨天下、惟以大公至正爲心、因念蘇培盛之偶爾失儀、尚屬糊塗可赦之罪、未至漢唐宋明宦寺之放縱也、

(未完)

清郎世寧十駿犬之斑錦彪　(小傳詳前)

元皇慶勤有堂刊本集千家註分類杜詩之一頁

清玉質表章經史之寶

別部司馬印之六

鼻紐

別部司馬印之八

鼻紐

別部司馬印之七

鼻紐

別部司馬印之九

鼻紐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書局　杭州抱經堂
定價　毛邊紙每冊五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贈裴鶴洲晉列卿兼逢初度歌

海上僊人青鳳裘、翩然駕鶴來瀛洲、長安雪後瑞雲暖、笑對梅花與玉甌、主人本是瀛洲客、曾向金門馳獻策、文苑高攀錦繡花、武夷又得煙霞宅、臺柏鶯遷報好音、南溟龍躍上天津、御香袖惹蠙頭近、法從冠崇豸角新、西巡三晉東齊魯、攬轡風清掃豺虎、萬鈞神鼎孰能搖、五色華蟲我親補、十年監察敢辭勞、喜見雲鵬換鷺袍、廷尉班行卿月麗、貫城垣域法星高、賀賓總是皐夔伍、況復華筵值初度、逸思唯應野鶴知、長年不假眞僊助、公身望重廟堂資、千尺長松少附枝、日月彌堅冰雪操、煙霜不改歲寒姿、輪囷豈比榱題具、天府明堂要梁柱、共廢朝家得大材、寧誇匠石成奇遇、仍聞膏液結靈根、紫霧金光晝夜屯、采之用以煉大藥、服食不老同乾坤、公今豈獨吾邦秀、福德人稱世希有、肇龐信口當筵歌、載侑南山一杯酒、南山佳氣燭三台、指日調元壽域開、坐待功成娛綠野、僊人駕鶴再飛來、

飲安殿復面

雜言贈馬南淮比部論茂名

君不見驊騮騄駬煙霄姿、舞轡出門遣一蹶、龍沙廟影志千里、一噴生風汗成血、夫容玉花之寶刀、流落豐城比凡鐵、忽然一日長光價、照胆吹毛動煙雪、男兒通塞寧有常、層冰之後生春陽、布衣唾手可公相、況君舊是尚書郎、昨日尚書郎、今日投炎蒸、黃金鑠衆口、白玉生蒼蠅、擠塵役杼古所歎、至今誰復卑顏曾、行矣遲南淮、毋卑茂名蔚、領南雖云遠、中有佳山水、一命仍需曠蕩恩、殊方實是同翔地、且聞之韓子來潮陽、儋耳蘇長公、文章狎魚鳥、君子爲沙虫、金蓮歸院未爲晚、京華玉佩依舊搖玲瓏、夜郎幾許醉太白、沉香又見嘲春風、我有翡翠卮、滿酌金華春、狂歌送遊子、醉語驚行人、北望長安動長嘯、鳳城樓閣橫秋旻、長安樓閣五雲齊、斗轉觚稜抱紫霓、應見一封裁五色、爲君明日下金鷄

慰友人

嗟君愛名如愛兒、經營舉業心孜孜、秋燈破簾嚙饑鼠、仰屋背書吟且思、上天茫茫無曲私、不爲一夫行四時、功名富貴自有命、必欲得之無乃癡、君不見凍馬凌兢飲流澌、忽然紅藹堆青枝、碧空暫見雁排字、綵樹已無鶯費詞、歲華推移如奕棋、今我不樂將何爲、眉間未解鑿雙鎖、鬢上安能無一絲、贈君奇方君聽之、問取君家金屈卮、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第十六條　各組進屋勤務、無論已畢未畢、出屋時每次必須加以封鎖、由本組會同軍警簽字、或作別種符號於上、點查未完之箱櫃亦照此辦理、

第十七條　本會每日應將點查情形、編出報告公布之、

第十八條　本規則遇有必須修改時、應由委員會開會行之、

先是易寅邨先生既任攝閣敎長、嘗與余閒談及淸室久居宮禁事、余曰、此兩不宜之道也、前政府各當局者、皆與淸室多少有關、是以久懸不決、而淸室盲昧復不自省、實則一方既非所以愛之之道、一方復不知自愛、今茲宜亟籌解決之策矣、先生曰然、其時余尙爲局外人、蓋不知石曾先生已久有定計、而寅邨先生必亦早知之也、未兩日而事發、其翌日、余又見易先生、謂余曰、昨日之事當乎、目下善後之事正多、擬集合各方人士合作、君亦於此中得一工作何如、余曰甚願、曰、辦理淸室善後委員會中有各部遴派助理員之規定、君在內務部、告部中得一助理員來盡此義務可也、余曰否、會中如有其他名義則任之、不願得部派員也、曰、然則得一會中顧問何如、乃允之、蓋其時余已逆知他日部與會間、或有衝突之點、而淸室之事、在部原不屬所掌、初不欲受其牽掣耳、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之前一日、(即二十一日、星期六)又於東安市場遇易先生、以委員會已聘余爲顧問見告、並言明晨十時左右當親持公函相訪、囑在宅相候、余曰諾、遂別歸、已上鐙矣、家中謂部中連電有要事、請明日上午九時到部、王次長亦到部也、頗以爲異、蓋星期例不辦公、且尋常辦公時間必在下午、其爲緊急事無疑、余所掌有非常警察、及地方治安、故凡有政變與地方治安有關係時　則方有緊急之事、此時段政府方成立、當不至有劇變、則其事殊不可測、急電司訊問、則司中已無人、電文書科則言適電爲方科長來部所傳、不知何事、時文書科長爲方君樹、因再電詢則不在宅、直至翌晨、始由方君電告、謂淸室善後委員會議決點查淸宮物品、定明日實行、執政府有令制止、此事屬於非常警察、故奉次長命召君來也、余乃倉卒往、知易先生且來、不得不留書約略告其事、到部、則王次長耕木已相候矣、見面即出示執政府秘書廳公函如左、

崇敬殿寶座

臨時執政府秘書廳公函第一百十號

(未完)

故宮博物院影印淸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預約展期廣告～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本刊係搜集故宮藏珍每